

宋韓蘄王碑釋文

宋韓蘄王碑

釋文二卷

長洲章鈺題



宋韓蘄王碑釋文卷上

長洲顧一沅湘舟輯

瑞安陳準繩甫刊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  
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  
二寸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  
寸七分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截  
計九尺四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  
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

封柒阡貳伯戶進封蘄王謚忠武神道碑



口口朝散大夫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口開國子食邑柒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趙雄奉勅撰

右僕射朝散大夫尚書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兼  
太子舍人口口口口口食邑柒百邑賜紫金魚  
袋臣周必大奉勅書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畏  
服罔不願爲臣妾上益厲精行健冀大有爲

聞鼓鼙而思勲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日甲午制日  
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蓋太師

韓蘄王之薨之葬至是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

遂與漢丞相亮汾陽王子儀同謚  
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

詔感泣繼血卽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

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

元帥

霸府宏

濟于中興始終

實備大任

仰憑

社威靈與

太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効敵如

拉光

朽芟劇盜如刈菅

大戰數十小戰數百

豐功盛烈光

照古今不幸早棄

明時亦旣積年

陛下憫

念勲勞固嘗爵以眞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  
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  
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  
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  
元勳予豈可忘乃 親御翰墨大書日中興佐命  
定國元勳之碑翌日 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  
古戎服入見 面賜 御書俾冠于碑首 顧  
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世  
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  
激奮躍益知 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

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而出既又 詔禮部尙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

之碑臣雄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

未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

尋上書懇辭

上遽批出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

雄於是惶恐

奉詔

謹拜手稽首

上故

太師蘄忠武王

遺事

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

爲秦所併子孫自諱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爲姓故

王世爲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

代當生

公侯

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

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

妣高氏妣

賀氏

冀

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丈夫子王

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鄰以爲火各具

綆

缶馳救

至則聞王生

皆異焉

就襁褓輒流瞬瞬

則

日光如電楚國

游驚

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尙氣

節能騎生馬駒

諸豪

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

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

負

者後聞

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

有寃抑不以謁郡縣

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

陝

嘗過米脂寨

姻

家會飲日已夕而闕閉王怒以臂拉門開鍵應手而  
斷日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闕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  
應募鄉州挽強弓三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  
天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  
校藝獨用鐵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  
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  
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  
不持一錢相從詣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  
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饑給銀州之役綵從當建  
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

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  
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  
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嶺王與党万  
悉精銳塵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擲我營將士  
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郤時王爲殿見一  
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爲誰曰十軍監軍駙  
馬郎君元略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  
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畧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  
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所有增飾止許補一  
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

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軾以獻繼逢敵  
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藏底河  
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  
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  
南方素無兵備 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  
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  
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  
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  
敢爾王益辯議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

說王爲條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  
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  
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  
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眞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  
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  
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  
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  
溪洞賊根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八王  
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卽挺身仗戈而前榛  
棘嶮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

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

俘以爲已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

伸其事但

超轉承節郎

朝廷

議復燕山調諸軍以

行至則皆潰王往

見劉延慶抵滹沱河

獨與蘇格等

五騎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立于高

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卽命

舟河岸約曰

虜

奔卽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

回折自如虜

疑

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

突刺二執旗者固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

亦鼓譟如約虜歎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

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  
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強盜累建奇功轉秉義  
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  
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  
霸眾數萬與戰於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眾五  
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十餘薄賊誅馘  
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橋賊高  
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眾皆不下萬人大  
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  
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

轉武節郎

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

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出

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爲護河  
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

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碑探實

欲置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

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于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

師旣失主帥數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

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

躡披靡虜嘆異小

郤卽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

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副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

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既驚擾且爲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胄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箭弢弓拔刃徑前殺爲首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尙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